



<b>Title</b>	從寶雁到冰點
<b>Author(s)</b>	錢鋼
<b>Citation</b>	明報, 人文・關懷・視野世紀, 世紀・《冰點》沉思, 2006-04-03, D06
<b>Issued Date</b>	2006
<b>URL</b>	<a href="http://hdl.handle.net/10722/44112">http://hdl.handle.net/10722/44112</a>
<b>Rights</b>	



## 從賓雁到冰點

紀念《在橋樑工地上》和《本報內部消息》發表五十周年

北京東直門內南小街海運倉二號，是《中國青年報》社。一九五六年，二〇〇六年，相距半個世紀，在這同一院落，發生了兩個歷史性事件。前者是該報記者劉賓雁發表特寫《在橋樑工地上》和《本報內部消息》，一年後被打成「右派」；後者是該報《冰點》周刊被停刊整頓，正副主編李大同和盧躍剛被撤職。更令人難以置信的「歷史重合」是，在文革中打頭鬥爭劉賓雁的人，竟然正是在二〇〇六年剿滅《冰點》的中宣部新聞閱評組組長。

文：錢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

### 《本報內部消息》

五十年前此時，「劉賓雁」這個名字，在中國新聞界、文學界和青年團組織中不脛而走。四月，《人民文學》雜誌刊登了他的批評性特寫《在橋樑工地上》。六月和九月，《人民文學》又刊登了他的《本報內部消息》及其續篇。

在目睹了圍繞《冰點》的一系列事件(包括盧躍剛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、李大同致《中國青年報》總編輯李而亮的公開信以至「停刊」、「撤職」事件)之後，重讀《本報內部消息》，你會為歷史的循環往復而震驚：

某大城市的黨報，在思想僵化、唯領導之命是從的總編輯和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領導下，脫離實際，索然無味。年輕記者編輯們想要改變辦報方針的努力一再受挫。終於有一天，當報紙實行新制度，不再主要靠公費訂閱而面向讀者零售時，危機暴露無遺：發行量驟跌，人們不要看這張報紙！

劉賓雁並非高天孤雁，這是在一九五六年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的喧騰氛圍裏發出的自由聲音之一。那個「解凍之年」，你在《中國青年報》能看見《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》，「我們對民主的看法」討論欄，還有許多批評官員空話連篇或會議成災的漫畫，甚至社論。那一年，中國站在民主的門檻邊，中國傳媒也站在自由的門檻邊。劉賓雁在《本報內部消息》中提出了新聞改革，作為記者，他更身體力行。

一九五七年春，毛澤東號召「整風」，歡迎各界人士批評共產黨和政府。五月十三日，劉賓雁在《中國青年報》發表了題為《上海在沉思中》的報道，記述了「連日舉行的幾十次集會上，各界人士向黨市委領導提出的批評……」，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還不肯說話……怕『釣魚』、怕彙報、怕檢討是主要顧慮」。

劉賓雁一夜間成為「大右派」。他無意間戳中了毛澤東「引蛇出洞」的秘密，毛批示，這是「想把事情搞亂」。反右狂襲來，《中國青年報》開始對他進行連日批判。《本報內部消息》被認定「宣揚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和辦報路線」，是「向黨發射的一支惡毒的暗箭」。

重讀《本報內部消息》，你會問，「資產階級」在哪裏？劉賓雁的「辦報路線」，不正是中國傳媒今天要走的道路？當年劉賓雁所說的「群眾喉舌」，被朱鎔基寫入給「焦點訪談」的題詞；溫家寶的「只有人民監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懈怠」和李長春的「三貼近」，與劉賓雁當年關於報紙要緊密聯繫群眾的觀點，又何其相似！雖然，對傳媒上綱上線的撻伐依然如故。

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的劉賓雁沒有想到，將他劃定右派的決定，第一條罪狀是「瘋狂地攻擊黨中央和黨的各級領導」。五十年後，一條「矛頭直指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」的莫須有指控，又將中青報《冰點》發表的袁偉時先生文章和《冰點》周刊置於死地。

那「最兇的一個」

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，中青報舉行揭發批判劉賓雁的「座談會」。劉賓雁在自傳中寫道：「當我剛走進會場，我覺察到似乎有一種像波浪的東西從門口向整個會場掃來——人們好像被什麼驚動了。散會之後我才得知，有一個人從這棟建築的樓上墜樓而死——顯然，他是特意選定了這個地點——他最後的身形掃過會場的窗子！」那是劉賓雁的一位同事，僅僅因為讚揚過劉的作品，也受到追查。

我在八十年代見過賓雁，可是除了作品，我並不真正地熟悉他。資訊隔絕，很晚才讀到他寫於一九八八年的自傳。讀他的遭遇，淚水一次又一次奪眶而出。眼前浮現的，是這半個世紀中國傳媒多災多難的一幅幅圖景。

劉賓雁犯了什麼天條？僅僅因為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，一個特寫作家的使命，說了幾句真話，相當克制和委婉地表達了一點改革新聞工作的願望。「我們寧肯要十個也許不完全正確，但有一定根據的新意見，也不要一百個沒錯誤的、但鸚鵡式的學舌」，這樣的話是「反黨」？「星星看來比月亮小得多，但可愛的是它發射自己的光」，這樣的話「反動」？在哈爾濱電機廠採訪，他貼出條子，請工人有事可以找他談，這是「煽動工人鬧事」？

劉賓雁和大批「右派」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的時候，正是大饑荒的三年。他回憶：

……我餓得雙腿浮腫，邁過一個田坎都很吃力。「吃」佔有了我的幾乎所有思維，並擠掉了廉恥感。我偷吃過地裏半生不熟的番茄。當我身上只有幾糧票和幾角錢時，拉糞車走過北京市街，我幾經鬥爭，仍然抑制不住去買一丁點兒點心吃的欲望。而我明明知道由於我沒有工資收入，不能像別人家經常或偶爾買些高價食品給孩子吃，我的幾口點心等於是從我孩子的嘴裏摳出來的。

一九六六年三月，劉賓雁終於等到了「右派摘帽」。然而，被「寬大」的日子轉瞬即逝。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，中青報樓道上突然貼出滿牆大字報，標題是《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野心不死》。劉賓雁做夢也不會想到，每天他下班回家，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女同事便打開他從不上鎖的抽屜，偷出他下鄉期間的日記本，瘋狂摘抄所謂「反黨思想」。

劉賓雁在自傳裏記述了他被揪鬥的情景：

……最熟悉的辦公室裏坐最熟悉的七個人，只不過七張面孔全然變了。七個法官，一個被告。他們坐在各自的寫字前，我一個人站在辦公室中央。主審者劉祖禹的經歷和政治性格，使我斷定他

將是對我最兇的一個……，果然，他的第一個動作是猛擊桌面，同時大聲喊道：

「劉賓雁！你必須脫去偽裝，老老實實交代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罪行！」

這位「最兇的」劉祖禹，就是今天的中宣部閱評組組長。(二之一)